

目 录

- 一、记马坝革命群众怒击伪警察所的一场斗争
.....陈乃仁（ 1 ）
- 二、解放前我在“曲一中”活动的片断回忆…李仲华（ 4 ）
- 三、大革命时期北江特委对“西水暴动”的指示
.....史 群（ 7 ）
- 四、曲江（韶州）一九三〇年以来的见闻录…黄 泽（ 8 ）
- 五、曲江县解放前土匪猖獗的一些见闻………王斯德（ 18 ）
- 六、红工矿区发展的今昔………（ 20 ）
- 七、解放前富国煤矿资本家、包工头剥削的种种手段
.....（ 26 ）
- 附录：广东富国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简略情况
 以上三文由红工矿务局供稿何丁整理……（ 33 ）
- 八、唐代名相张九龄………李国伟（ 38 ）
- 九、梅花寨与梅花桥………吕乃真（ 51 ）
- 十、从曲江“石峡文化”遗址出土的炭化稻谷看广东栽
 培水稻的历史………丘富盛（ 58 ）
- 十一、曲江瑶族结婚习俗………吕良棣（ 60 ）
- 十二、曲江二十四景综述………彭祖熙（ 67 ）

记马坝革命群众怒击伪警察所的一场斗争

· 陈乃仁 ·

一九二九年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被国民党反动派摧残、由公开活动转入隐蔽活动之后，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分散到各地开展工作。一九三五年，杨维常同志在马坝小学担任教师，他运用公开合法手段联合青年教师杨军、廖庭鑫、沈祖烈和社会知识青年饶依萍、陈乃仁、丘应之、何坤照、陈耀端、丘得尧等多人，组织南华篮球队，从中宣传马列主义，传播革命真理，培育革命新苗。他们还经常在街头张贴墙报、指责社会上的坏人坏事，揭露伪区长黄翠贤、龚茂才等人欺压和勒索群众的罪行，从而加深了群众对反动派的认识。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蒋介石被迫联合共产党抗日，在一切为了抵抗外来侵略的新形势下，杨维常同志当选为石溪乡乡长（石堡和浣溪的合称）、何坤照当选为鞍山乡乡长、罗玉彝和甘锦轩等也分别担任两乡的副职。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深入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并以南华篮球队的成员为基础、成立马坝抗日先锋队，发展了队员近百人，为抗日救亡作出了一定贡献。为革

命播下了一批革命种子。

一九三八年，广州沦陷，伪广东省银行和伪省财政厅搬来马坝。这些机关，国民党反动派都很重视，配备省特务营和税警团的武装保卫。这些伪武装卫队，调来马坝后，自以为是省的卫队，耍威风、横行霸道，欺压群众，为所欲为。还经常为了一些小事、同马坝伪警局分驻所发生磨擦。

一天晚上，驻马坝桃子园村的伪税警团，一帮人在一间小房子里“打麻将”赌钱，被马坝伪警察发觉。误认为是乡民赌钱，以为发财机会到了，顿巢出洞，围村擒拿赌徒，把人证物证扭到伪警所里，想加以科罚、搞一笔横财。岂料，这一行动惹出一窝蜂。霎时间，伪税警团派出一个排的武装，直奔伪警所，把抓获的人证物证一起抢回，吓得伪警所大小头目个个目瞪口呆，到头来只好道歉一番，赔不是，结果什么也没有捞到。但伪警察所头目不甘心就此下场，恼羞之余，又心生一计，强加给第四保保长以包赌罪，并立即派出几名喽罗，强行拘捕保长叶兰芬。刚好保长不在家，就把保长儿子叶寿振带回伪警所当作人质，并通知要两千斤稻谷罚金。但这笔“罚金”，叶兰芬是没法拿出来，被迫托人去讲情。伪警所头目死不放松，一定要罚款才肯罢休。正如俗话说说的“无油不能脱锅”。

此消息传开后，马坝群众异常愤怒。当时，何坤照、杨维常两同志以乡长身分出面，同部分乡保甲长商议，认为叶兰芬是无罪的，科罚稻谷二千斤是毫无道理的。大家要仗义出面，揭发伪警所的欺压行为，并同意联合替叶兰芬解围。

大家正在商议中，有个农民匆匆来报：街上发生群众同伪警所的警察发生冲突。大家当即赶到现场，想看个究竟。

原来，有个农民挑冬笋在街上摆卖，摆卖不久并没有发市（卖过），伪警察硬要收摊捐，农民答应发市后即交，而伪警察强行要他立即交出、农民不服，争吵起来。伪警察蛮不讲理，仗势欺人，在旁观看的群众开始帮声说理。见伪警察越来越蛮横，更愤愤不平，有的举拳喊打，那伪警察见群众声势大，不敢强行收捐，拔腿就跑。那时，群情激愤，有的群众紧追，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将那伪警察重重围住，要他赔礼道歉。但是，那伪警察自以为到了警所，放肆仗势辱骂群众，群众更怒火冲天，围在后面的群众突然高喊，“打他！打他！”有的人捡起石头向伪警所的瓦面打去。顿时，石头、瓦块象冰雹一样落在伪警所的瓦面上。那伪警察逃进伪警所里面，所内伪警察竟然鸣枪威吓群众，以为这样可以把群众压下去，谁知更加激怒了群众，石头打得更加猛烈。有一个叫陈云的农民举起一块八九斤重的大石头，朝伪警所掷去，正中伪警所招牌，被打断为两截，从墙上飘跌下来。那时，所里的伪警察大惊失色，有的越墙逃命、有的乱作一团，如惊弓之鸟。围观群众大声喝采助威，石块更加飞快地打向伪警所，瓦面、门窗、招牌被打得稀巴烂。积怒已久的群众，无不扬眉吐气。

正当群众痛打伪警所的时候，突然从后面传来尖叫声：

“军队来了，大家快走！”大家回头一看，见约有一个排的军队向伪警所开过来，又有人叫了一声：“散开快走！”即时，群众四散开去，各自到市场摆卖去了。

赶来的军队就是伪特务营的喽罗。原来伪警所逃跑出去的警察到省伪特务营去求救，而特务营只派出几个士兵到出事现场观看，见伪警所被打得稀巴烂，正好幸灾乐祸，更不

愿卷进去，装模作样看看现场，也怕群众的威力，便夹起尾巴，回头溜回兵营去了。伪警所里的那班人，象丧家狗一样，见特务营那帮士兵往回走，龟缩在内不敢出来。

群众这场自发的斗争，伪警察奈何不了，被迫把无辜受拘留的叶寿根释放了。叶兰芬的“包赌罪”也就自成泡影了。群众这次斗争的胜利，使马坝地区的群众更清楚地看到，只有团结起来，敢于斗争，反动派的凶残也没有什么可怕。为未来的革命斗争积累了经验。

解放前我在“曲一中”活动的片断回忆

· 李仲华 ·

一九四八年初，我在乳源梅花中学搞地下工作，有一次从外面回来，发现敌特跟踪到学校。但由于我们经常提高警惕，早已做好应变的准备，敌特窜进学校后，没有看出什么可疑痕迹，又经学校的校长据理力争，敌特没有办法，终于悻悻地离开学校。我们也摆脱嫌疑的处境。但事后不久，乳源县伪国民党县党部发来公函，通知学校当局对我们要加以监视。这样，我们在梅花中学开展工作就很不利了。

一九四八年七月，上级考虑我们在梅花中学的处境，认为开展工作已有困难，指示我通过社会关系设法打入曲江一中开展地下活动。刚好，当时我和何宝琪教师同住一室，他年纪比我大十多岁，此人性格刚直，有正义感，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祸国殃民行径很不满，我们经常谈论社会的现状和中

外大事，从接触中，互相了解，建立了感情。于是，通过何宝琪的关系介绍到曲江一中任教。

一九四八年九月我开始到曲江一中担任物理教师。当时曲江一中的情况是这样：在一九四六年以前，校址是在韩家山，当时的校长是卢崇善，此人比较开明一些，学校的各种活动也较活跃。一九四六年以后学校搬迁到韶关火车站侧角，校长更换为极其反动的欧美。此人是曲江县白土区人，是国民党CC派在粤北的特务头子，对学生控制极严，为人非常阴险恶毒。一九四七年全国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运动中，有一位崔成献老师写了一篇：“你有民主我有枪”的文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立即遭到反动派的暗杀，尸体横躺在铁路边，惨不忍睹。学校的民主活动受到严重的摧残，整个学校布满白色恐怖的气氛，学生的民主活动在法西斯学校当局的统治下，没有办法开展，负责曲一中的刘碧霞同志，也在上级指示下，撤离了学校。我到达学校后，党根据当时曲一中的具体情况指示我的任务是隐蔽起来，站稳脚跟，耐心团结教育师生，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动员学生到部队参加武装斗争。根据这个指示，我深入了解学校的周围环境和师生的具体情况。抓住学校接近铁路，较为僻静，教师学生大多数都不在学校居住，寄宿的只有几位教师和几个外地的穷苦学生的这个特点。运用个别串门坐谈的办法，接触在校师生，逐步进行教育和开展工作。经过一段时间，在一九四八年十月，上级将邓献琳、黄履超（即黄岳）张锦富等三人交给我联系，并指示通过他们去接近和教育学生。

真是“百足之虫，至死不僵”，一九四八年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主力，在三大战役——

锦州、平津、淮海中已经大部分被消灭。长江以北大片地区已经解放。蒋介石在广大群众的责难下，躲在家乡奉化，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拉出李宗仁为代总统，梦想划长江以南而治，此时，人民解放军也进行整肃力量，准备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正是这样的情况，反动校长欧美对学校的控制手段也很严酷，当时学生范德佑写出一篇文章，批评孔子，欧美大发雷霆，在周会中大骂一通，说什么这是共产党的论调，什么要取缔异党的活动，因此，我们的活动也更谨慎更小心。一九四八年冬上级指示我们开始做参加游击战争同志的接转、输送和药品支援的工作。当时有不少同志从广州来韶，由我们护送转接往乐昌。还曾输送一批药品到部队。一九四九年五月间，我们动员一批学生如黄履超(即黄岳)邓献琳，张锦富，陈海潮，饶世臣等六人及志锐中学和韶州师范六人共十二人参加始兴北江二支队。后来，为了迎接大军南下和保护韶关工厂、文物，上级通知我们在罗宽同志的家里召开一次韶关市临时市委会议，参加人员有赵学光、李凌冰、黄德辉、李仲华、冼颂伯等，具体分配迎接和保护文物等工作。不久我因工作需要，上级通知我离开韶关，进始兴北江二支队开展武装斗争工作，直至解放韶关市，与南下大军和北江二支队到韶关进行接收。

大革命时期北江特委对 “西水暴动”的指示

· 史 群 ·

在大革命时期的1927年12月12日，欧日章同志率领农会干部和农民自卫军，攻打大沙洲的反动地主朱乃昌，朱亚富，打了几次仗，历史上称为西水农民武装暴动。（详见“曲江文史”第三辑第14——15页）这一暴动，北江特委非常重视，作为一个重要工作议程来研究，并加强对这一斗争的领导。当时特委主张把这一暴动的经验扩大到全县，并对农运作了如下的指示。

1、区委委员即分别下乡，召集支部大会，煽动同志起来，恢复组织，并尽力吸收同志，煽动群众，指挥各种工作。

2、各乡即派代表多人，（老少男女都应有）去慰劳农军及青水塘、乐夫、水心村等处避难农民。在攻暖水村地主时，应挑茶水和粥去给前线农民吃，党应有公开代表去。

3、即组织苏维埃，由区委委员一、二人，农民二、三人，连同海丰代表前往各乡召集大会，选出七人至十五人为执行委员，乡苏维埃成立后，应即开全区（乡）代表会，至迟在三十号以前召集，特委派人参加，乐夫、青水塘等乡农

民又去山上开会。

4、各乡即行掘去田基。乐夫、青水塘等乡农民应即行掘田基，该数乡屋宇已全被焚烧，敌人不注意更应进行。

5、即摊派军饷，商人及稍有钱的都可以派三元至四、五十元的饷。

6、敌军如再来压迫，除尽量抵抗和消灭他们外，应尽量宣传，可派老人、老妇，拿茶水给兵士吃，从中宣传或大哭呼冤，以动摇其军心。

此外，我们用省农代会名义，去信嘉奖西水农军及农民，特委也应有公开信去，这种宣传上号召是对群众有好的影响。

以上特委工作计划，后来由于西水暴动失败未能很好实行。

曲江（韶州）一九三〇年 以来的见闻录

· 黄 泽 ·

曲江县治设于韶关市（前称韶州城），韶城以前属曲江县辖，所以解放前和韶州浑称，原归韶州府治，县治约在公元前一百年，始置（汉武帝时）。一九二九年前管辖二十七个圩市团局，后改设二十九个乡镇，悠久的事略沿革，大多详记于韶州府志和曲江县志。我写的自一九三零年以后见闻的

一片段。

(一)由一九三零年——一九三四年

这段时间的韶州最高统治者，是广东粤北区善后委员会伪专员陈章甫，后改绥靖委员李汉魂，伪县长邓柱新、钟廷枢、邹志奇、林拔萃等。是年拆除了城墙，将以前的城内上大街，改建为风度北路，中大街改建为风度中路，下大街改建为风度南路(现解放路)南门大街改建为风烈路，西门大街改建为善后路(后改复兴路，又改抗日西路、今西桥街)，拆掉韶州府旧址开辟为中山公园。大致工程告竣，后又将府学宫街改建为风采路，北门街改建为升平路，青石街改建为民族路，东关以上改建为民权、民生路，弓箭街改建为抗日东路，木匠街改建为平民路。有了马路，行人称便，但城内纵横大街马路，虽有电灯，很不光亮，住户商店，很少配用，一般仍点煤油灯。西门、南门、和新东门，均用木船架搭浮桥，四乡来往全靠船运、或步行担运。一九三一年始有韶坪公路开始通车，韶清、韶始、韶仁等公路，随后陆续通车，每日仅开一次。火车名为粤汉铁路，实则仅通广韶段，韶州以北，尚未有路轨，一九三二年后，才兴工续建接龙桥铁桥，然后陆续完成粤汉通车。那时农村闭塞，耕稼墨守成法，每年亩产两造共收入一般五百斤左右，教育方面，曲江县立中学刚成立两年，完全小学，仅有县立第一小学、第二小学和女子小学三间，其余初级小学六间，另有一所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设有高中师范科和高中农科，称为北江最高学府，此外为外国教会办的励群中学、开明中学、德华女子中学，总共学校不到二十间，每逢公园集会，都要借重励群中学乐队上台演奏，更显得自己的落后。农村四乡，只有周田、马坝、龙归有设完全

小学，其他各乡，仅办初级小学。卫生事业有美国教会办的循道医院（设于河西尾），和范奕峰私人办的济群医院（设于风度南路），其他是教会和私人办的保健接生所，数量亦不多，当时韶城教会林立，守礼拜之风很盛，这是帝国主义借办学、传教、办医慈善以笼络人心，而达其入侵之目的。工矿业极为落后，只有一些手工业，如米粉厂、卷烟厂、火柴厂等，后来才有阜民、利农、河西三间米机，另有一家私人资本开的富国煤矿公司（设于犁市茶山）。行政系统：县以下各圩市为团局，设团总，团局以下，分东、西、南、北、中及上、下、内、外约，有事情时，团总发条通知各约绅耆父老（封建头子）到局协商，权力很大，后将团局改为乡公所，设正副乡长，下设里，各里设正副里长，后又改为保甲制，设保甲长，一九三五年起，县以下设区署，管辖乡，全县分为六区，第一区设附城，二区设周田，三区设大塘，四区设犁市，五区设乌石，六区设龙归，行新县制后，裁区署设县指导员。这些时日，鸦片、赌博、娼妓遍布全县城乡，烟则设禁烟局，名为禁烟，实则卖烟；赌则设防务公司，征收一切赌饷，番摊馆，公然称为饷馆；娼则设花捐局，征收妓女各种捐税，妓女出卖肉体还要苛捐纳税，绝无人道。

“九·一八”事件发生，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全国学生罢课发起宣传抗日，韶州学生随之响应，亦罢课宣传抗日。有一次，全城学生向曲江伪县府请愿抗日，伪县长钟廷枢出来敷衍几句就走，学生们义愤填膺，拥挤在县府门口的学生，冲入衙门，守门卫兵竟敢开枪扫射，幸未伤人，高呼口号：打倒软弱无能不抵抗主义的腐败政府而散。后来全国成立救国会，韶州成立分会，宣传对日经济绝交，军、政、

警、学生每日派人到南门浮桥设站，检查仇货，中学生编为义勇军，加上军事课。

李汉魂任伪绥靖委员时，颇有振作，举办过一次广东省西北区运动大会，共有西北江的高要，高明、德庆、新兴、罗定、鹤山、云浮、四会、广宁、郁南、封开、清远、佛岗、英德、翁源、仁化、乐昌、乳源、曲江、南雄、始兴、连县、连山、阳山等二十四县学生参加。大会于韶州中山公园举行，一连十二天，各县运动健儿，云集韶州市，此为韶州空前之盛会。

那几年，韶州最大工程，就是兴建南门曲江大桥。这工程于一九二九年由伪专员陈章甫和本城商绅蔡汉升等开始筹建，仅奠基窖脚，后由伪绥靖委员李汉魂继续创建，于一九三三年完成通车。并新建熏风路，将县前街改建为孝悌路，开辟中山路，暨添修南华、西华寺等。较重视文物保管。

一九三四年韶州成立田亩清丈处，曲江各乡设田亩陈报清丈分处，派员下乡按田、地、山塘、果园插签陈报清丈，编造田亩清册，发给所有权权状，将以前的钱粮库，改征地稅，加重人民负担。

一九三四年底，韶州市南郊场(即教场)，开辟为飞机场，驻有陈济棠的航空部队，每日有飞机起落，经常盘旋上空演习，后又设立修理制造飞机厂于此间，规模很大，曲江犁市莲塘村、和桂头沙尾村，另设分厂，后因日寇空袭紧张他迁。

(二)由一九三五年——一九三九年

一九三五年广东西北区绥靖委员李汉魂他调，韶州改设粤北区行政专员公署，(后改广东省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省派林友松为专员，伪县长由林兼任，后调黄震东署理，广州沦陷，广东省政府迁曲后，韶州一度设市，与曲江县分治，市长肖冠英，伪县长薛汉光。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件发生，全国抗战烽起，曲江开始防空演习，至一九三七年农历七、八月间，日机首次轰炸曲江城，投下炸弹四枚，三弹中民房，三处破毁房屋共十余座，一弹落于河中，炸沉炸毁花艇数艘，死伤十余人，从此城内市民，开始下乡躲避，旋即筹建防空警报台，商店住户，各自挖壕钻洞建筑地库，以防空袭，随后日机侵袭，日为紧张，一日数次，甚至夜间亦有警报，城内市民起床则下乡躲避，下午傍黑后回家，商店午后开门营业，风度路各店，大都焚烧毁尽，后来商店迁去西河黄田坝，城内一片荒凉，一九四〇年轰炸西门关帝楼，最为惨重，一弹死伤百余人，死者有的尸体不完，有的身首异处，惨状令人不忍目睹。

一九三七年曲江有过一次扫盲运动，广东省教育厅拨款下县，开办短期小学，原有学校，一律加办民众学校，并印发短期小学课本，民众识字课本，给县领用，专署开办师资训练班于韶师，调集全部教师及招收新生，作短期培训，以冀扫除全部文盲，但伪县府领归经费和大批课本后，仅办了数所短小而塞责，民众学校很少开办，上级没有监督检查，有名无实，徒耗国家财富，文盲仍是遍地。

一九三八年广州被日寇沦陷，伪省政府迁来曲江大黄冈，省府民厅均在黄冈山麓搭厂办公，广州各机关学校团体，相随迁来曲江，韶州一时无容身之地，西河黄田坝、上饶、瀟村一带，都为难民搭棚移居之所，黄田坝沿河边成为商业中心之地，东河坝以至湾头、长坝，也均为迁来者建房

营业为活，广东省立女师、广州私立国民大学，迁设于黄陂坝和犁市两对面，省立简易师范，迁在犁市上侧，力行中学迁到犁市莲塘村，岭南大学迁入高康村一带，盛极一时，为曲江空前未有之繁荣。

(三)由一九四零年——一九四四年

此时伪专员林友松他调，以莫雄接任，伪县长薛汉光、陈任之、黄干英。

这时抗战越来越紧张，伪政府为了补充兵源，也实行过兵役制度，但不是自愿报名应征，以抽签强迫行之，县设国民兵团专司其事，因其部队层层克扣，士卒生活困苦，群众畏之，中签者，不逃避，则以资雇顶，由是有些流浪者，专做这项生意，每顶替一次，可得谷千斤或千余斤，（此时伪币贬值，多以实物交易）顶名入伍后，一月半月，即逃跑回来，又再去顶替，队伍质量，可想而知，与现社会的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对比，大有霄壤之别。

一九四〇年，曲江为推行新县制的试点县，全县从新清查户口，重画乡界，整编保甲，各乡设立乡民代表会，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实际各乡乡保长，仍由伪县府任免）美其名曰，实行地方自治，各乡设立中心学校，为全乡教育之中心经费全部由县发给，但师资缺乏，各校办得质量很差，名为新县制，实则换汤不换药，到底也是一塌糊涂。

一九四一年，由于伪币不稳定，又将改征不久的地税改为实物计征，曲江县成立田赋管理处，薛汉光兼处长，沈友三为副处长，各乡设粮仓管理员，原意是充实国库，以防空乏，但弊端很多，除征收人员，大称入小称出外，还方便了

贪婪后勤人事，从中刮拢，他们得知某处粮价高，就向该处提粮，当地高价卖去粮谷，携款到驻地购回，高低差价，既捞一把，还要按程报销运费，又捞一把。

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三年间，伪广东省银行，曾经一度推行过农贷，支援农民搞农田水利，垦造林垦荒及发展农业之用，公函通知各乡号召农民筹组信用社，经保办公处和乡公所同意保证，再由伪省行审查批准，才可申请发放贷款，但因手续麻烦，款额有限，推行不普遍，效益不大。

抗战期间，奸商垄断商品，伪政府为控制食盐运销，以利民需，专设机构，统一购销，限制私商运销，县乡各设食盐公卖店，按照户口册各户人口，配购应用，但时有排队整天，不能购回应需，亦有弊端。

(四)由一九四五年——一九四九年

这段时间的伪专员是莫雄、沈秉强、叶肇、韩建勋、龚苓等，伪县长黄干英、杨寿松、殷卓伦、龚苓等。

一九四五年二月一日，曲江亦被日寇沦陷，伪省、县政府机关学校团体，各自搬迁退出，韶州居民商人，散居农村，或避躲岩洞、深坑，或远逃瑶山，商店民房，被抢一空。日寇肆意纵火，东西河及城内，店铺房屋，多遭焚烧破坏，四乡稍近交通线村落，时被掳掠，屠杀人畜，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人民流离失所，常闻啼哭之声，是年农历正月初六日，日军进犯大塘枫湾一带，焚毁房屋四百余间，杀死戳伤，共数百余人，所到之处，掳劫奸淫，无所不为。又农历本月十七日，进侵桂头、犁市、重阳、一六等地，也同样杀人放火，奸淫抢劫，任意残踏。同年夏秋间，炮轰焚烧重阳李子园、重阳府、麻地埂三村，每村烧焚房屋过半，并用钢炮

轰破李子园炮楼，将楼内男女四十二人，用铁丝穿手连串推入堆茅房中，连人带屋，烧成焦炭，灭绝七户人家，此为日寇兽行遗下惨绝人寰，痛不忍言的血史。那时有些汉奸，组织维持会，乘机大开烟赌娼妓，勒收苛捐什税，任意搜索人民财物，曲江城乡，成为无法无天之世界。

是年秋间，日本投降，由伪一八七师张光琼进驻曲江，伪县长仍是黄干英，居民商户，陆续回归，伪上级政府，为笼络人心，曾经下令二五减租和豁免田粮，乃黄干英贪污枉法，抗日无能，苛民有力，首先示意各乡征收员，从速掌握勒收豁免年间粮及勒令各乡各保归还日寇抢掠的仓谷，以饱私囊，后有重阳乡陈定能等，将勒收豁免年间田粮收据拍照控诉，黄即将重阳征收员扣押销案了事。光复之后，名虽恢复禁政，但烟赌娼妓，仍是随处皆是，土匪如麻，行人裹足，鸡狗不宁，形同沦陷之时。

广州光复后伪省级政府机关学校居民相继迁回，韶州黄田坝一带，一片颓垣，荒凉寥落，今非昔比了，还幸是年秋，省立志锐中学，从番禺迁来韶州，设于互励路，一九四七年，省又着手筹办九龄农学院于十里亭，曲江县也先后增设第二中学和第三中于周田、龙归。

一九四七年广州恢复安定，商场活跃，韶州商场随之复活，民权路、民生路、行口林立，东西两河，船运频繁，四乡各圩市，货贸畅旺，邻县和湘赣诸省货物，源源水陆运至，商旅云集韶市，颇有复兴景象。

一九四七年以后，伪币贬值愈加厉害，各种货物价值，每日增加数次，朝夕货价，相差数倍，伪币名称和面额常变，有大园券、关金券、银元券、金元券等，面额则一元、

五元、拾元、百元、千元、一万元、五万元、十万元，层出不穷，名堂甚多，总的来说，就是套取人民血汗，到解放前夕，群众积累了受骗的教训，民间各自以实物折价抵值交易，或用金银为通货了。

一九四九年春，南京解放，当地群众受国民党反动派反宣传，说什么共产党公妻制度，随时调换妻子，对私人财产，任意预取预携，搞到人心惶惶，同时歹徒四处抢劫，社会上呈现惊慌紊乱状态，是年农历八月十四晚韶州解放，解放军源源南下，纪律严明，秋毫莫犯，买卖公平，爱民若赤，自是人心安定，很快恢复秩序，建立新政权，遂转入新气象的新社会，那反动派的无耻宣传，便成“侮人自侮，欺人自欺”的荒谈谬论了。

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四九年，在伪政府统治下的旧社会，一切事业都是停滞不前，不论城乡，不论工业、农业、交通、建设、教育、卫生等情况，仍是和一九三〇年相差无几，可以说二十年没有什么进步。

(五)一九五〇年以后

自一九四九年解放，十月一日成立人民政府，很快经过三十余年，除林彪、四人帮动乱干扰十多年，实际建设的时间，也仅二十年左右，农业已从旧社会的墨守成规，转变为科学耕田，亩产普遍达到接近千斤，有的千余斤，其他经济作物，也都蒸蒸日上，一年好过一年；工矿业、韶关市工厂林立，西河工业大道两旁，高楼耸入云霄，多数五层以上，工厂烟囱，密若春笋，另有驻县的韶关钢铁厂、大宝山矿、瑶岭钨矿、红工矿务局(原富国煤矿)等，韶关扩建面积，较前三倍有奇，加建了西河、东河、及浚武江合流的河西尾大